

——美国“密码之父”在中国的历险记

中国密室



〔美〕赫伯特·O·亚德利著

白崑荣译·杨永泉校

湖南文艺出版社

• CHINA

中国密室

——美国“密码之父”在中国的历险记

【美】赫伯特·O·亚德利 著
白崑荣 译 杨永泉 校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密室

——美国“密码之父”在中国的历险记

[美] 赫伯特·O·亚德利著

白崑荣译·杨永泉校

责任编辑：邓映如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3,000 印张：8 印数：1—15,000

书号：10458·131 定价：1.30元

新书目：86—6

目 录

代 序

詹姆斯·班福德……(1)

人物表		(18)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中国重庆	(21)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重庆	(32)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重庆	(37)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重庆	(42)
一九三九年一月	重庆	(51)
一九三九年一月	重庆	(59)
一九三九年一月	重庆	(63)
一九三九年二月	重庆	(66)
一九三九年二月	重庆	(70)
一九三九年二月	重庆	(76)
一九三九年三月	重庆	(86)
一九三九年三月	重庆	(90)
一九三九年三月	重庆	(99)
一九三九年四月	重庆	(106)
一九三九年五月	重庆	(112)
一九三九年六月	重庆	(123)
一九三九年七月	重庆	(129)

一九三九年八月	重庆	(163)
一九三九年九月	重庆	(170)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重庆	(189)
一九四〇年一月	重庆	(201)
一九四〇年四月	重庆	(209)
一九四〇年五月	重庆	(213)
一九四〇年五月	重庆	(231)
一九四〇年六月	重庆	(237)
一九四〇年七月	重庆	(241)

跋——回忆美国密室	埃德娜·拉姆赛尔·亚德利.....(245)
-----------	------------------------

代 序

詹姆斯·班福德

华盛顿区以北二十英里——占地一千多英亩的乔治·米德城堡，座落着自由世界最大的情报组织——美国国家安全局。它是一九五二年由杜鲁门总统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创立的。它每天把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私人、商业、外交以及军事通讯悄悄地转入到这个秘密城市。这个由二十来座用砖石、玻璃及混凝土建造的建筑物组成的城市，戒备森严，其中的总部——行动大楼是整个联邦政府中仅次于国防部五角大楼的庞大建筑。

总部——行动大楼安装着世界上数目最多的电子计算机。这些高级设备所占用的面积不是以平方英尺而是要用英亩来计算的。这就是乔治·路易斯·伯格幻想中无穷大的图书馆的翻版：在这里，有着记录了亿万件情报的薄薄的激光唱盘，并有成千上万英里长的磁带，地球上所有的知识和信息都全部被译成了密码储存在这里。

整理这些复杂的密码，国家安全局要依靠诸如 CRAY—1 这类计算机，它每秒钟可输入三亿二千万个单词，相当于每秒钟储存两万五千本厚达三百页的书；而激光印刷机可以把这些单词以每分钟两万二千行的速度印在无数英里长的纸条上，然后迅速传到国家安全局的研究及工程部，用一些听起来很陌生的概念，如杰弗逊联接技术、磁泡、模拟光学计算技术、光——声转换以及负载转换装置等等，把这些单词处理成可供实用的

形式。这套处理装置每秒钟能够进行一千万亿次计算。

但远在CRAY—1型计算机发明之前，甚至在国家安全局成立之前，曾出现过这样一位年轻人，他目光远大，头脑敏捷过人。他的名字就叫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

在间谍活动和密码破译工作这个灰暗的天地里，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是颗熠熠生辉的明星，他是僧侣世界中的自由精灵。赫伯特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三日生于印第安那州西南部小城沃星顿。他从小就有一个与机密无缘但却同样具有竞争性（但可能带来更多实际利益）的嗜好：扑克游戏。年轻的亚德利后来成为破译外国电讯和密码的天才很可能得益于此。在中学时代，他曾竞选高中部学生会主席而落了第，却当上了校刊的编辑和足球队队长。他常常出入一个叫蒙帝的赌场或者到沃星顿其他十个赌场及三个赌馆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去，在那里他得到了老萨蒂·伊斯特和蒙特·马尔的指点。

上完高中以后，亚德利到芝加哥上大学，但上了一年，即中途辍学回到沃星顿当了铁路电报员，跟随他当铁路职员父亲的学艺。整天拍发火车晚点或预订车票之类的电报很快使他厌倦了这个工作。一九一二年的一天，二十三岁的他把电报室的钥匙托付给别人，跳上了开往华盛顿的火车。

来到华盛顿不久，即当年十一月十六日，亚德利又干上了翻译电报的工作，但这次他的窗外景色不再是宽广的印第安那农村，而是白宫南草坪的网球场了。他受聘为国务院的电报员，周薪十八点七五美元，他成了美国外交窗口的一位默默的观察者。当他听着橡木桌上蜂鸣器和电报机的嗒嗒声，便开始自问世界上会有多少窥窃者在抄录、破译这些高度机密的讯员。他

相信一些别的国家肯定在这么做。他心头一震：为什么美国不雇用一些破译专家去破译人家的密码呢？他后来写道：“当我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我知道我会有自己的答案……作为人生的目标，我要献身于密码事业。”

亚德利在国会图书馆读了一些有关的著作，开始拿政府机关自己的电报作练习。他用了不到两小时就把威尔逊总统特使赫斯上校发给总统的私人电报破译了出来，这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这使他确信，他既能很容易地破译美国的密电，也就能破译别国的密电。他因此给他的上司大卫·萨蒙写了一个报告，萨蒙很感震惊，马上又拿来了另一份密电，而亚德利同样迅速地破译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亚德利从国务院转到战争部。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他在战争部组建了第八军事情报处（MI—8），负责该处的通讯工作，这就是国家安全局的前身，是美国情报历史这一长链中的第一环。

亚德利中尉（后来晋升为少校）很快就证实了情报组织的价值，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战时，第八军事情报处共处理了一万零七百三十五份外国政府的电报，这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战争结束时，亚德利正在巴黎致力于促成与法国密室的进一步合作。当时已经决定他留在法国首都领导一个隶属于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使团的密电室。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亚德利回到美国，开始为和平时期的第八军事情报处的继续生存而奔波。他提出一个备忘录，建议由他组建一个有五十个密码专家和职员、年度预算为十万美元的密电室。几天之后，政府和战争部同意联合给这个秘密组织拨给活动经费，于是美国密室在五月二十日诞生了。

它设在东三十八号大街三号一栋四层红砖楼房里，对外是商务电讯公司。美国密室把它的主要目标放在破译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日本人的情报系统上面。亚德利立下军令状，在一年之内完成破译工作，否则他就辞职。事实上，仅用了几个月时间亚德利就成功了，这是美国情报史上的一次最重要的成就。

亚德利在破译密电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华盛顿裁军会议上显现出了巨大价值。那次五国会议的目的是要限制在公海航行的军舰的总吨位。美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要限制日本舰只与美国的比例为六比十，这样才能对美国有利。尽管当时日本公开坚持的最低比率是七比十，但亚德利的密室获知的情报并不是那么回事。通过截获和破译日方谈判代表与日本政府之间的通讯，亚德利了解到了东京的底牌：如有必要，比例可以降到六比十。美国政府根据亚德利的情报拒不让步，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东京最终妥协了。

随着和会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的结束，密室也开始消失。因为新宪法要保障通讯的秘密不受侵犯，同时也由于联邦政府和西部联盟之间的不和，密室的电报来源全部被切断了。战争和裁军会议在人们记忆中逐渐淡漠，与此同时，国务院开始削减亚德利的预算，事情变得更糟了，因为密室的大部分经费是靠国务院提供的。

到了一九二四年亚德利的预算削减到他原来十万美元的四分之一，职员只剩下七人。庞大的办公室取消了，他们搬到范德比尔特大街五十二号的一栋办公楼里，只占用了两个小房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导致密室关闭的不是由于受冷遇，而是由于违反了道义原则。

一九二九年三月，赫伯特·胡佛进入白宫，派守派人士亨利·

路·史汀生接手国务院。两个月后，这位新国务卿发现了“密室”，以“君子不看他人信件”予以愤怒的抨击，此话无疑已是美国密码史上常被引用的名言。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三日午夜，密室被永久性地关闭了。

对亚德利来说，现在的情况是再糟糕不过了，他破译外国密码的本事现在用不着了，失了业，而且股票市场极不景气，美国正面临着经济大萧条。亚德利只有卷起行李回到沃星顿老家。可是，在印第安那西南部，不象在华盛顿那样需要译码专家，亚德利无事可做，但还得养活老婆和一个儿子。他穷愁潦倒，感到绝望，他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写一本描写他领导美国密室的业绩的书。

亚德利写书的念头不是轻率作出的。他曾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到：“自战争开始以来，我就反对泄露任何有关电讯和密码的内容，原因十分清楚，因为这会提醒外国政府注意我们的破译技术而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但亚德利辩解说，现在情况全变了，美国密码局已不复存在，而且他自己也不再做这项工作了，那还有什么妨碍呢？他因此断定，公开秘密也许还会迫使国务院重新考虑他们关闭密室是否是一种明智的举动。

在纽约文学会的乔治·特·拜依的帮助下，亚德利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五月间，他的小说首先在《星期六晚间邮报》上分三次摘录刊出，六月一日，鲍博斯-梅里尔公司出版了《美国密室》。这本书后来几乎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小说之一。

小说十分畅销，评论界也给予好评。有人称他是“描写战时以及战后密史作出最轰动贡献的第一个美国人。”直到最近，

作家兼密码专家大卫·卡恩还写道：“我被迷住了，这是我迄今读过的书中最为动人的小说之一。”

在华盛顿，当局断然否认书中的事实，而官员们私下对此书感到十分恼怒，他们曾考虑要对亚德利起诉，但有人劝他们说这样做，双方都会蒙受损失，彼此难堪，他们才只好作罢，而且他们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压制这本书出版的先例。

亚德利多少有点名气了——当时作家的漫游还不大流行——他则到全国各处奔走宣扬密室的成就，并警告说，没有密室将会带来黑暗的前景。当此书的订购风潮刚刚过去，他又着手一项新的计划。他决定尽他所知，写一本关于华盛顿裁军会议的书——包括披露截获的东京与其在华盛顿的谈判代表间的通讯往来的副本。亚德利在一个叫玛丽·斯图尔特·克路丝的业余作家的帮助下，仅两个月就写出了长达九百七十页的《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日本外交秘密》。

鲍伯斯-梅里尔公司完全被吓坏了，他们不仅拒绝出版这本书，而且该公司的董事长钱伯斯还向首席检查官报告，说这部新手稿里有很多日本人信件的副本。

于是引起了国务院的恐慌。在政府的敦促下，战争部派三位官员到沃星顿，要求亚德利交还所有的官方文件。亚德利回答说：他手头没有任何“会损害美国政府力量”的材料。

但当亚德利的代理人把他的手稿转交给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时，政府还是达到了目的。纽约的副检查官托马斯·E·杜威利用他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总裁乔治·布雷特的关系，从麦克米伦公司拿到了手稿，并在二月二十日送到了联邦法官的手里。

出版公司参与压制出版图书，这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联邦政府以安全为理由没收手稿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四十六年之后，《日本外交秘密》的部分章节仍然被归入保密之列。

为了使亚德利不能再披露更多的东西，国务院授意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公开任何官方外交文件即构成犯罪，这条法律现在仍然记录在案。

但是有这些并没能阻止亚德利的创作，他一改过去以事实为依据稍加虚构的写法，而采用依据少量史实加以虚构的写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他写出了《金发的伯爵夫人》，描写华盛顿保密局的头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获了一个漂亮的德国间谍的故事，《星期六文学评论》介绍说：“亚德利熟悉间谍生活，他的故事非常生动有趣。”

六个月后，他又写出了《日本的红太阳》。故事情节仍然是围绕着间谍事件以及外交纠葛之间展开的。通过描写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和一个美丽的中国女人间的爱情故事，揭露了日本妄图吞并满洲的阴谋。一九三五年小说被拍成电影后成为上座率很高的影片。米高梅影片公司邀请亚德利为技术导演，把《金发的伯爵夫人》搬上银幕，改名为《约会》，获得了成功，并使参加拍摄此片的演员威廉·鲍威尔、罗莎林德·拉赛尔和西泽·罗梅罗成了明星。

一九三六年，世界上常常发生一些小动乱，带来种种不详的预兆：德国把它的军队开进莱茵省非军事区；西班牙发生了弗朗哥叛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写给他的驻法大使的一封信中说：“整个欧洲的前景比你、比我一生中所经历的任何时候都更黯淡，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担心。”

在东方，日本帝国也在跃跃欲试。一九三七年日军侵略中

国，七月底北平和天津陷落，随后是对上海的狂轰滥炸以及南京沦陷。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把军队后撤，并把首都从南京迁到边远城市重庆，美国人对蒋的处境越来越抱同情，总统本人也深表关切，但同时又担心惹起日本人的报复，所以美国所做的也不过是给处于绝境的蒋介石送些军火而已。

到了战争中期，蒋很快变得内行起来，他迫切感到需要掌握准确的情报，特别是通讯方面的情报。他要求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了解在这方面最富天才、最有名望的专家的情况。赫伯特·亚德利在破译日本密码方面再次施展其魔术般的才华的机会又来到了。

那会儿，亚德利住在纽约的昆士区，正厌倦于当投机商的生活，他的“电码脑袋”渴望着密码的挑战，他磨拳擦掌地想去解决新的难题。所以，当中国的代理武官肖少校与他接触并邀请他去重庆时，他喜不自禁，欣然答应。无论如何，他应该抓住这次去中国的机会，仅他的年薪就将提高到一万美元。此外，他又向肖提出一个要求，允许他带着他刚刚在热恋中的美人埃德娜·拉姆赛尔到中国去。

二十年前，埃德娜高中毕业来到设在纽约的美国密室寻找职业时，亚德利认识了她。她几经犹豫之后，才决定踏入那个戒备森严的红砖建筑。现在，原来的美国密室的头头亚德利和他一起长期共事的助手埃德娜陷入了热恋。肖少校尽管颇感同情，但是他不能同意亚德利带任何人一起到中国去。

一九三八年九月，与肖少校秘密接触数次之后，亚德利悄悄地出了境，并以毛皮出口商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化名为赫伯特·奥斯本。他的上司是戴笠将军——中国秘密组织的头子。戴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这从他的外号“冷血杀手”就可以予

以证明。他是委员长的“头号”打手，这也证明了他是个使整个中国闻而生畏的人物，人们几乎不提他的真实姓名。根据亚德利的回忆，这位毕业于著名的黄埔军校的将军，曾在上海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策划刺杀他的敌人之一：汪精卫。

在亚德利到达中国时，中国密室(亚德利后来这么叫它)极为混乱分散。当时它由一位神秘的政府官员间接领导，这个人做了近十年的密码及破译工作，但他与密室活动的关系在政府内仅有一两个人知道，甚至可能连亚德利也没有告诉。在他下面有五个完全独立的组织，一共有八百人左右。起初，亚德利想把它们合并为一个组织，他的愿望是想最终成为这个新的庞大组织的负责人。然而这项重建工作进行得缓慢而费力。

重庆的夜生活比亚德利过惯了的日子显然差得多。尽管他的主人给了他一套房子，但人们还是常常看到他出现在重庆饭店的牌桌旁。那家饭店是政府为做生意的外国人办的，在那儿，这位五十岁伪装的商人常去喝酒、打牌，和几个在战争中还滞留在重庆的外国人谈淫秽的故事。他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叫乔治·施沃，曾是美国海军军人，他决定留在重庆并开办了一家工厂。

亚德利另一个亲密伙伴是二十三岁的《时代周刊》的特约记者亚奥多·H·怀特。他后来因写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书而出了名。那时怀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比亚德利晚五个月来到中国。他在大学主修中国历史，来到中国后，曾四处游说，想使自己作为中国情报机关的顾问在政府内工作。后来他在《追寻历史》(纽约哈泼劳公司一九七八年版)一书中回忆说：“他当时的主要使命是要操纵美国公众舆论，”他还说：“利用美国的支持反对日本是中国政府赖以生存的一线希望。为了使美国和中国的前途都存在于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上面，利用美国舆论是十分重

要的，既需要依赖它，又得同时欺骗它。为此目的，我不遗余力地活动。”

但怀特很快就厌烦了当这种鼓动家的生活，就与《时代周刊》签定了合同。为了躲避轰炸以及给纽约发送邮件，怀特经常出入重庆饭店。在那里他常常碰到亚德利，后来他曾十分怀念地写道：

“奥斯本与我很投缘，他很幽默、热情奔放，他最热衷的就是喝酒、赌博和玩女人。我们成为朋友之后，他决定教我玩扑克，他让我站在他身边看他怎么赢钱。他还认为应该教我搞女人，并想说服我试试，让我在他房子里请一些他所认识的最漂亮的女人吃饭。但我从未学这些，因为波士顿还在我心中。与其他美国顾问或别的聪明人相比，他确实教给了我许多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空袭时该怎么办。亚德利的观点是：如果你被炸弹直接击中，什么也救不了你。他说空袭的主要危险就是窗户上的碎玻璃片。因此，一旦你听到空袭警报，先喝上一杯，然后躺在沙发上，拿两个枕头——一个盖在眼睛上，另一个盖住下身。因为碎玻璃片可能伤害这些重要器官，而这些器官一旦损坏，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我接受了他的观点，在原子弹发明之前这对任何人无疑都是个好主意。我在蒋介石统治下的重庆遇到的许多长者都对我很好，亚德利则更为友善。”

亚德利到中国满一年时，就非常想起家来。他长期酗酒，但偶尔也一滴不沾，这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体重大减。到这会儿，关于他的真实身份以及他的工作的真正性质的谣传，在外国人的小圈子里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美国海军“土土依拉”号炮舰上的官兵中也是如此。

一九三九年夏天，谣言传到了当时美国驻重庆武官助理巴雷特少校的耳朵里，他开始试图与行踪诡密的亚德利建立联系，但亚德利却谨慎地避开了。巴雷特终于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给战争部军事情报局(G-2)的首脑麦凯布上校发了一封密电：“请告诉我美国密室的亚德利是否已离开美国？根据可靠情报，他或者是他的同行，大约在五月二十五日就被国民党政府雇用了。”

军事情报局在整个三十年代一直密切注意着亚德利的行踪，对他在中国的所为一清二楚。因为亚德利是无业游民，而且美国那时又正在支持与日本人打仗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因此他们认为最好是听其自然，没必要通知驻重庆的美国使馆，可现在情况变了，战争部想了解一下是否能从中获得点好处。

五天以后，麦凯布给巴雷特发来回电，告诉他谣传属实，并授权他小心谨慎地与亚德利接触，“了解他的工作成果能否对你有帮助。”麦凯布指出他“对军事方面的材料特别感兴趣。”那时美国正以恐惧的心情注视着日本，他们意识到在太平洋爆发战争的危險与日俱增，因此希望能在破译日军密码上利用亚德利这一捷径。由于一次泄密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使麦凯布不得不告诫军事武官：“在涉及此事的无线电通讯中，即使使用密码，也要特别加以小心。”于是，在麦凯布与巴雷特以后的通讯中再没有提到亚德利这个名字。

亚德利表现谨慎是有原因的。他的上司戴笠曾经警告他，不管是与外国人，还是与他的部门以外的中国人接触，都得谨慎。他也意识到自己是受到监视的。亚德利到中国一段时间以后，曾经要求给他一定程度的自由，而且也已经获准——但与美国使馆的人联系无疑是自找麻烦，所以巴雷特五个多月都

没有找到亚德利。

现在戴笠对美国外交官经常提出的要求接触的建议表示很感兴趣，亚德利也告诉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偶尔与美国使馆有些接触也是很自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亚德利感到可以自由地会见巴雷特了，尽管他会见巴雷特的情况肯定会报告给他的中国上司。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巴雷特与十分紧张的亚德利首次会见。亚德利告诉巴雷特，直到不久前，他一直盼望着在他的合同于三月三十一日期满后立即回国，但最近他又定了一个口头协定，即在满足他提出的条件的前提下，他决定留下来。他还说，条件不错，重新组织起来的“中国密室”将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亚德利谈到了他在重庆这几个月紧张工作的情况，并告诉了巴雷特他希望到湖南和广西前线去一两个礼拜，他还谈到他正在设法截获日本军队间用长波发送的电讯。

巴雷特压低声音，巧妙地提示亚德利要同美国政府秘密协作，向美国提供日本军事运输的情报。亚德利感到这正是巴雷特所需要的，并为自己以前所作的推测得以证实而感到高兴。他告诉武官他会非常高兴地与战争部合作，并要求巴雷特尽快了解清楚政府都需要些什么情报。

巴雷特少校匆忙赶回使馆，立即给麦凯布上校发了一份一页半长的电报，详细报告了会谈的情况。华盛顿方面一致认为最需要的就是日本军队所使用的密码系统的材料——如果能不受损失地搞到话。

然而，麦凯布仍然记得亚德利以前曾出过很不慎重的事，他担心与亚德利的接触会招来不祥而损害美国对外关系。由于